

槍決前敲著腳鐐的鏗鏘聲，感覺每一天都在被殺

／林秉宜

07/19-22

參加了一個很特別的營隊~

營隊中邀請了近十位長輩，年約 70-90 歲上下~

這不是一個充滿驚險刺激的冒險營...

也不是個搞笑歡樂的趣味營...

這是一個沉重的營隊...

一段深沉晦暗的過去年代，上千個不應逝去的生命..那些苦痛的年代，從在座長輩的口中述出，

這些涵蓋著多少的無價的生命與可敬的精神..

7/19

忽上忽下的船隻、身體感覺不適，好像都在預告此行絕非如行前以為的輕鬆簡單~

而事實也是如此，當我們到了第 13 中隊墓前，獻上潔白的百合~

眾長輩有力混厚的嘹亮歌聲中，感覺有抹難以盡訴的哀傷...

PM16:30，十三中隊墓前，看著墓碑上我不知道的名字，長輩們的歌聲，似乎也滲進了我的心頭。

回首望著山腰間各位祭拜著過去難友的長輩們，和著墓前楚楚莊然的百合，四天的營隊在此時揭開序曲..

這四天三夜，三天半的課程中，鮮少有能喘口氣的機會..

一段又一段發生在各位長輩身上苦痛的過去，短短的時間內就把我的思緒給拉住，無法再做更多思考~

心頭像是被禁錮住，鎖在各位長輩的閃閃發亮的眼光中、鎖在長輩們淺淡或憤慨的口吻裡。

第二、第三天，我們伴隨著長輩走過那些他們過去重複往來不知上千上萬趟的路程..新生之門、革命之門、燕子洞....等。

聽著他們說著過去如何在無奈中仍然勇敢的追求振奮自己的所有事物~如排戲、樂隊...

在這裡，被困在這台灣東邊的小島上，每天早上若是氣候良好，往西邊望去不費餘力的就可以看見那親愛土地的身影....。

在這裡，刑期輕則 5-10 年，重則 30 餘年，甚至唯一死刑-二條一...這些人有多少是被當時執政者隨心所欲的改換刑責而離開的生命~這些生命又帶走多少其家人四處奔走的焦急與血淚...

「伯伯，這麼久了，發生了這些事情，怎麼會願意再回到這裡?」我謹慎的輕輕問起。

長輩笑了笑，用淺淺眼光往回看了看我們在我們身後的燕子洞，再看了我說：「過去是個沒辦法的時代...」，之後長輩沒再說太多的話..。

陪著長輩一腳一步的走著，途中我不時往回望著...在貝殼砂灘上殘留的腳印，明天就會不見了吧，我想。

還記得國小時那小小的無知，班上同學總會彼此笑鬧：「你爸爸不回家就是被關在綠島上啦~」、「綠島都是關流氓、大哥的啦~」等如此的童言童語..

7/21 晚

晚會時都喜固的媽媽，在演唱前講了這麼一句話：「過去那些被扭曲的事實，到現在還不是透過政府之力以後才明白...這才是白色恐怖的恐怖。」

現在想起來，莫名的對這 26 年間，我出生至今的 26 年裡所吸收得到的所有資訊，從心底漾起了懷疑..然後有了點莫名的恐懼。

我是國立編譯館舊教材的最後一屆，過去到現在，課本裡頭不是沒有提到「228 事件」，不是沒有提到「白色恐怖」

但是就是沒有提到"何謂白色恐怖"，我想了想，這究竟是資訊的刻意扭曲呢?還是是連授課老師也不願提及的過去??

年輕的一輩，若是沒有受到提點或是本身即是受害者家屬，我想可能這輩子是不會了解那段充滿恐怖、血腥的黑白過去，且在那時的社會上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課程中，有位長輩所說的在牢獄中的情形：「晚上的時候，我們近 20 個人會抱著膝圍成個小同心圓，這空間不大，但是我們盡量抱著膝，盡量區縮著身子，然後大家一起討論著以後台灣這地方如何能夠有美好的未來...。」

隨著長輩所說的每一個字，腦海裡一點一點的拼湊起我所惱想像的極限畫面....而這畫面讓我鼻酸了，心也痛了。

7/22

經過上午的討論與分享，接著就是即將分離的回饋與結業式..

我們這組演唱了兩首歌：「美麗島」與「國境之南」

組裡的大姐解釋著「美麗島」這首歌的由來，然後我們輕輕吟唱起...

美麗島 詞：李雙澤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華路藍縷以啓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華路藍縷以啓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唱著的時候，我看見幾位長輩也開口一起唱著...心裡想著:這首歌也有著他們的回憶呢。

然後爲了代表世代的交替，我們唱起了「國境之南」...

當唱到了"當陽光再次，回到那 飄著雨的國境之南.."

心中頓時有什麼東西爆發開來，這四天停滯的時間帶，經由這首歌又開始再轉動起來，牽引著情緒，我流下了淚。

對這些長輩們過去曾遭受的不捨與心痛，在累積三天多來的這時候，透過淚水宣洩出來...

嘴裡唱著輕快浪漫的「國境之南」，心底卻是不斷的映著這些天來長輩們親切可愛~漾著笑容的臉龐...因爲眼睛已經看不清眼前這些長輩們的模樣..。

回到台灣，在涼爽舒適的辦公室裡...

我打著這篇心得，回憶起那幾天的日子，長輩們的各種神情，還有離開時他們溫暖厚實的手心...

從他們有力的握著我們的那雙手，我感受到一種誠懇的期盼，我想起一位講師說的話:我在課堂上講的方舟，其實就是你們這一代..。

但是我好怕我辜負這活動帶給我所有一切，好怕辜負了長輩們的用心與期盼，更害怕哪天我從長輩們清亮的眼神中看見受傷與落寞...。

但是我也不忘我寫給隨隊長輩的感謝的話...

「請原諒我一開始參加這活動的無知心態

原諒我以輕鬆且期待發現樂趣的幼稚..

謝謝長輩你們無私的分享，讓我能夠糾正那不該的以爲。

這活動領我初探這段苦痛的歷史過去，未來我會努力使自己更了解那過去的曾經與種種..」。

到現在，「超級大國民」中，唯一死刑-「二條一」的手勢，依舊在腦海裡，不願揮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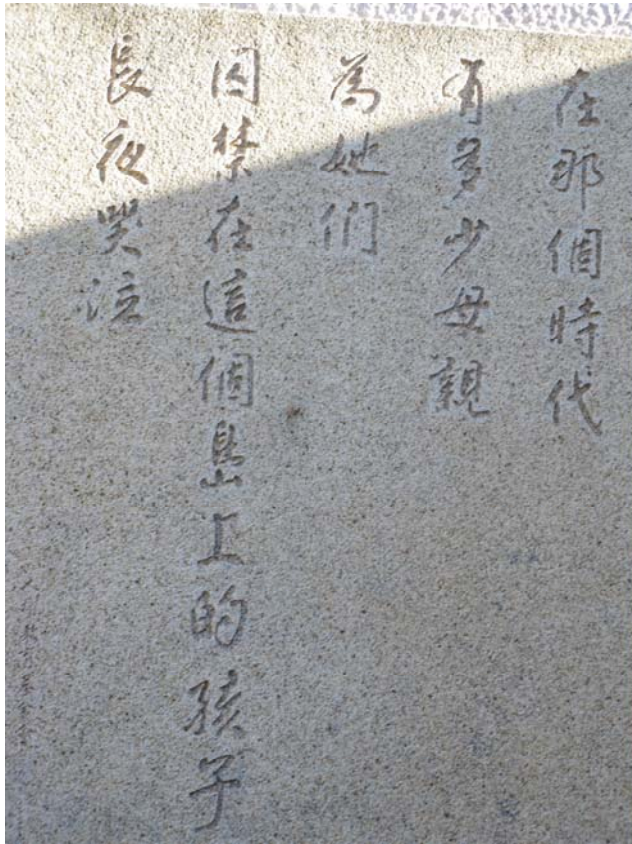
在駭客任務中，尼歐(Neo)懷疑了自己所處的世界不是真實世界，因而決定探索真實世界的所在，相同的白色恐怖與人權對我而言原本只是個存在的名詞，馬場町、泰源監獄等地點與我也十分遙遠，1984年出生的我對於戒嚴時期早已模糊，過去台灣世界是如何運作、過去到底有哪些事件曾經發生，對我來說都不甚了解，這樣的問題驅使我參加，我想知道歷史為何，如同莫菲斯對尼歐所說的，到底甚麼才是真實，我們現在在台灣新聞、電視、書本等媒體所得到的就是真實嗎？還是這只是一個假裝的監牢，事實上我們所體認的都是「母體」所給予我們的。因此我參加了這次 2009 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想進一步了解台灣的過去與傷痛。

如同主辦單位所說的，在這次活動之後我對於過去的台灣有了更深的體認，還記得一開始在十三中隊所說的，這是個沉痛的活動，一般人來到綠島是來玩樂，但我們卻是來了解過去歷史。在活動中我們與長輩們閒聊，了解他們當時的社會型態、政府掌權的高壓以及種種不可思議的刑罰，對我來說最令我難過的並不是入獄的嚴刑拷打，而是在出獄後與入獄前社會所帶來的無形懲罰，當時台灣社會到處充滿著「老大哥」，對於思想不同者即加以懲罰、甚至殺害，而台灣人民為了生存也只能將自己變成「老大哥」的一份子，相互監視之下造就當時高壓社會，即使受害者出獄後仍然得不到社會的支持與原諒，沒有人願意與政治犯聯絡，在當時即使只是端碗麵的關聯也會被判三年徒刑的社會中誰又願意冒這個險呢。也難怪當時受難者在回想當時情景時會認為回到社會後又是回到一個新的「地獄」。

在活動的過程中我與同隊的鄭伯伯聊了許多，閒聊的過程中鄭伯伯問我為什麼會想參加這類活動，我告訴他我想對台灣的過去與歷史有更多認知，而相同的我問鄭伯伯希望能傳達甚麼給我們，鄭伯伯只說希望台灣不能再重回到過去的時光，相同的在我們小組討論中我們也討論到「人人都有個小警總」的問題，即使是現在，在鄉下家長還是會以「再吵就叫警察抓走你」的言詞恐嚇小孩子，小小的言語中卻還可看出這類威權仍然存在老一輩的心中，在台灣政府、媒體仍然影響著我們行為與心智，藉由不斷的「貼標籤」來影響我們認為什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例如要把青少年塑造成為不懂事、抗壓性低、沒有競爭力的族群，只要不斷的貼上「草莓族」的標籤即可，透過不斷的「草莓族」報導，所有的人幾乎都得到相同的知識。

相同的在綠島，在綠島旅遊網站中不會出現十三中隊、流麻溝、貝殼沙灘等等跟過去有關的景點，相反的只有「哈巴狗」、「睡美人」等等景點，一開始我驚訝的地方在於即使我綠島已經去過三次了，但是對這些景點我依然是一無所知，如果綠島要轉型成為娛樂用、浮潛用的觀光景點，為何要將一些與過去歷史相關的地方掩埋呢？難道只有綠洲山莊有其歷史意義與價值？社會與駭客任務的母體相當接近，母體讓人群認為事物該有的樣子，例如牛排的味覺。而社會也是如此，週遭的年輕人對於白色恐怖的認知很少、對

於綠島的認知也很少，對於我身邊的朋友而言白色恐怖只是一個過去的名詞、一個時代的錯誤、但是很少人想知道當時的情景或是受難者出社會後的情景，甚至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影響，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過去」的事件。藉由貼標籤青少年對於這類事件感到麻痺、或者不願意接觸。對我來說這次的旅程讓我了解了更多過往，也讓我了解到年輕人應該擔負的責任。年輕人應該要多了解政治與社會、在面對抗爭遊行時不能只是冷漠，而應該了解後再作決定，如果年輕人對於社會冷漠不關心，最後還是有可能走向威權統治的時代，如同鄭伯伯說的，他想傳達的不只是過去，而是希望年輕人能夠用理性去判斷，防止過去重演，這也是我在這趟旅程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心得。



來參加這個營隊，我抱持著的不是一個抗爭者的心，也不是一個爭取者的心。不持意見，沒有過多的激情，專注的將凝視眼前的一切，眼見為憑。比較起來，這樣子的我更像是一個文學家的心情來參與這個活動的。活動結束之後依舊，有些人被挑起了什麼，有些人陷入了什麼，而我一就只有一個單純不過卻也遙不可及的期望-----希望，人能夠變得更加溫柔。

這四天以來，我用心的傾聽，睜大眼奮力的看，從方下船時綠島藍天碧海的景色一直到每一個憶起往事時縹緲卻又清晰的眼眸。多年之後，這一切都將成為我筆下陳舊的風景，永永遠遠地存在下去。



關於生活，這四天以來我有了相當不同的看法。那些主流價值所追求的，在綠島的藍天碧海之下都黯然失色。營隊結束之後我提著行李走在人來人往的車站，隨著人潮流動，但是聽覺和視覺依就凝滯在綠島那一個月明星燦的夜晚。突然城市的面貌變得有點不大相同，雖然喧囂同樣，擁擠依舊，但我的聽覺和視覺突然被放大了數倍一般，情不自禁想要伸出說多給這個灰白色的城市一點愛。這四天，我變得更加地溫柔。過往的殘酷，在現今想要化解開來也只有以溫柔了。



踏著不安的心情，來到這座島嶼。一直以來，只是了解有這段歷史的存在，卻不了解「白色恐怖」背後所代表了意義，複雜的心情、人性、權力、金錢綜合交錯的背景。直到踏上這塊土地，走過血染的貝殼砂灘、苦悶的獨居房，看著用汗水換成的圍牆，在艷陽高照下試著去體會當年，隔了半個世紀的歷史。

我聽著那些前輩一個又一個精彩動人的生命故事。先前，我以為我不會感受太深，因為我太年輕、因為它太遙遠，相隔五十年的記憶早已被這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事物所抹去，但仍有人記得，他們的生命、青春、他們大半的歲月都在那度過，我想那種心情是無法形容的出來的，也不是可以用簡單的幾句文字就可以拼湊的出，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卻覺得離他們好近、好近…這是我第一次那麼仔細地聽著別的人生，這幾天我們所走的路，大家口中常說的景點，卻是他們受難的地方，如馬場町一般的過去，上面覆蓋著的笑容，相對較之下是如此的對立。

有句話一直讓我印象深刻：擦乾你的眼淚，別再為我們的過去而哭泣。我無法想像這是要帶著怎麼樣的心情才能說的出口的話。每一位睿智的長者，他們的心經歷了幾十年的沉澱、轉換，他們懂得寬容、知道諒解，也將歷史的真相告訴我們，讓我們懂得如何做價值判斷，如何對事物有自己的立場。我懂得還不夠多，經歷的事還太少，很多很多的感謝都要給營隊，不論是伯伯們、工作人員、或是相處在一起的學員們，這幾天我學到很多，不只是對歷史的認識，還有與人的碰觸、談話，都讓我有不同的見解和感受。那些感受到的一切，卻也無法確切的向別人表達我的感受，只能任海浪拍打著，隨著一波又一波的浪潮過去。

綠島的星空很美、天很藍、很寧靜，從國小門口眺望盡是無盡的海，隔著這一方的是座小島，是他們思念的台灣，是陌生又熟悉的台灣，是怎樣的島嶼會讓人如此思念，讓人盡心盡力只是為台灣好。不過這些我想已不重要，景物會變、人事已非，剩下來的也許是那一抹美麗的夕陽。

綠島很漂亮



墓地



第一天過得還好，因為我的身體不舒服，天氣那麼熱，太陽很大，還有從台東到綠島的時候我們乘得船很多搖動

我希望休息可是馬上上課所以很累,當然我上課的內容聽不太懂,可是我們同一組的一位姊姊我的旁邊一直說比較容易說明

我很感謝他如果沒有他因為我聽不懂所一直打瞌睡,我來綠島才有一點知道對 228 跟綠島的歷史,可是還在不太了解,歷史很難

洞窟

第 2 天也天氣很熱,太陽很大而且那天大部分外面活動,韓國比台灣不太熱所以不習慣,可是我覺得直接看比較了解很容易,我們去監獄跟其他故地

做工作還有買賣的地方



監獄



我們去監獄的時我看房間裡面廁所，好像他們沒有人權

其他綠島漂亮的地方





我覺得綠島很漂亮，這漂亮的地方沒想到有很困難的歷史



可愛的爺爺



那天都是上課，所以有一點無聊，因為聽不太懂



這一位爺爺是四川人，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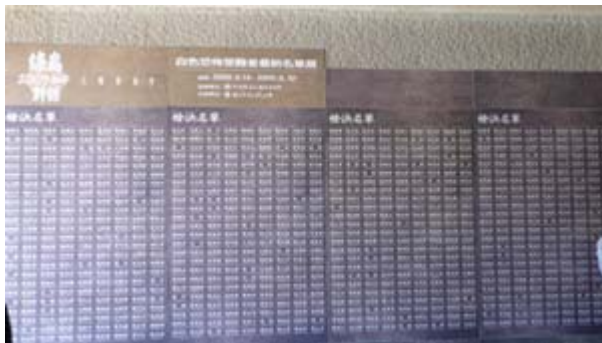


台灣的原住民他們唱得很好



最後天





我們組的表演

我第 1 天的時候去綠島後悔，因為上課的事不太懂，還有很累等等。可是現在我覺沒有後悔，本來沒有興趣的部分，去綠島以後有興趣。本來不知道的東西就知道了，還有交很多朋友很高興。

台灣學生跟伯伯看起來好朋友，韓國不太多這樣子，我很感動還有伯伯的故事。台灣學生一直注意聽，我覺得台灣學生也很累，可是不太多打瞌睡，伯伯也很累可是看起來不累很認真說。

以前伯伯很困難，可是現再看起來很高興、很幸福，他們都很放心。

韓國也有這樣子(綠島的事情)，如果韓國也有這樣子的活動，我一定會參加。

雖然我中文不太好，可是我覺得這的活動很值得，所以我希望下次還要參加這樣的活動。

跟在「颱風尾」後面前進，搖搖晃晃地到了綠島，我不知道綠島是不是真的像一隻船，但是我已經可以完全體會了！很難跟人家說，我來綠島不是來玩的，四天來也確實只穿梭在學校、監獄、宿舍前的一條路，最遠只到燕子洞，誠如耆老所說，營隊之後，就會知道我們與在溫泉區的遊客，有著截然不同的體悟…

白色恐怖自 50 年代起到 80 年代逐漸平息，加害者就是蔣氏父子政權，從最早「跨越族群」清算共產黨員、到以本省籍爲主的住民自決與台獨思想、外省籍爲主的統派，甚至只是對時政不滿的異議份子，幾乎一網打盡，只要是可能危害政權者，寧可錯殺一百，不願放過一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雖是以本省籍居多，且加害者是外省政權，因而也正當化台籍受難者控訴不義的合法與合理性，然而在 1950 年代初期「大逮捕」的政治犯中，有 40% 是外省的新移民，1949 年大遷徙後，外省族群比例佔全台灣人口的 13%，這段時間的外省籍政治犯的比例很高。

這些外省族群的受難者，各有不同的原因與故事，最可憐的是一群是來台外省人，聽聞家鄉淪陷，僱船準備回中國保衛家園，在登船前被捕；也有一些人是因爲發現國民黨政權的昏庸無能，而發現相較之下，寧可相信共產黨；有些人莫名其妙加入共黨或是偏共組織；當然也有的就是共產黨。

這些受難者多半是隻身在台，被槍斃以後，客死異鄉，至今也無人憑弔…；被判刑的出獄以後，語言不通、文化不同、舉目無親，而且社會上經歷從 228 開始以後的族群仇視，他們出獄後的生活，更爲辛苦。還有政治受難者，1950 年代中葉出獄之後，還被抓去金門打 823 砲戰。

因爲各種原因逃難到台灣的外省人，不管幾歲，非自願性的從一個地方被連根拔起，去適應一個風俗文化都不同的地方，是很殘忍的。當時以爲過幾個月或是幾年就可以回到故鄉，沒想到卻是天人永隔…下一次的相遇，是在整整 38 年之後，夢中的故鄉，景物依舊，人事全非…

中研院的蕭阿勤老師，用世代的觀點去剖析外省族群六十年來在台灣的生活，這樣的分享，對我來說，都是新的反思與檢討。若說這四天來，讓我成長最多的，其實就是這門課。省籍情節，有很多歷史的成因，還有政客的操弄，如果大家多一點包容，社會會更美好！

我們在綠島的第一站，來到許多受難者長眠的十三中隊，前輩吟唱日文版的千風之歌，憑弔守候這片大海、山丘的伙伴…一株台灣百合，放在斑駁的墓前，深深一鞠躬…我看到年逾八旬的長輩，輕輕撫摸墓碑，悠悠地說…這是我的同鄉…

沒有失去自由的人，無法體會失去自由的痛苦，最早一批綠島監獄的受刑人，還要自己去海邊打石，蓋圍牆把自己圍起來，真是十分荒謬！但是當受刑人說，在監牢裡是人間天堂的時候，我不禁疑惑…被捕的時候，屈打成招的場景，彷彿人間煉獄；等到判刑確定，不論多久，至少不用再被打了…即使幾坪大的監獄，關著將近 20 位的犯人，連睡覺都無法平躺，生活條件惡劣，但是在監獄的日子，相對而言是天堂…

在偵訊中，有許多人因為受不了酷刑而供出其他夥伴，甚至是不相干的第三人，因而這些人除了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背負著「加害者」的罪名，一輩子受良心譴責。這在「超級大國民」一劇中，男主角的詮釋至為傳神。這真的是很弔詭，明明自己是受害者，卻主觀上讓自己變為加害者之一。對於能忍受刑求而未供出其他人的受難者，真的是應該給予最高的敬意，但是對於因為無法忍受的人來說，你們也已經為台灣民主化過程，盡最大心力了！因為懦弱無法操控國家，卻手握國家機器，對手無寸鐵民眾無情的殺戮，這個政權才是唯一的加害者！

中研院社會所的柯志明老師，臉上總是一抹濃濃的憂鬱…他的父親英文法巨擘-柯旗化老師第二次入獄的時候，柯志明老師只有五歲，在家人善意的謊言下成長，一直以為父親在美國唸博士，十歲那年，面對的是「傳說中」的父親從準博士的地位變成階下囚，而且還要去理解原來「良心犯」是好人的代名詞之一…父親服刑期滿後，再被感化三年，父親回到家裡，柯志明老師已經唸大學，然而，這才是苦難的開始…對於受難者面對生活的調適，好像又進入地獄…

父親被母親過度神格化，在獄中 15 年，與社會嚴重脫節，與家庭也需要適應與磨合…，父子關係因而緊繃，多年之後，才體會父親內心不可承受的痛…但父親也已經垂垂老矣…柯志明老師平靜地陳述，詼諧中帶有悲傷，笑中帶淚…回憶過往，眼眶有點泛紅、語氣有點哽咽…讓人動容…

至於受難者第三代，從出生到 20 幾歲，沒有見過早逝的祖父，甚至在家裡「阿公」一直是個禁忌，無人提及…終於在一些蛛絲馬跡中，知道了這超過半世紀不能說的秘密…他們勇於揭發真相，從史料、中拼湊出輪廓，祖父因為年輕時候的理想，背負叛國罪名走向生命的終站，對家庭、牽手與子女的不捨，幾十年後意外曝光的家書，字字血淚…

受難者的屍骨已經靜靜躺在地底、家屬的淚水已經流乾，但這並不表示歷史可以遺忘！誰說死人不會說話？字字句句，鏗鏘有力！

人權營的一位長輩，是我的同鄉，我們因而多一些共同的話題，原來他還認識我的祖父，我出生前祖父就已經離開人世，只能從影像與親戚的陳述中了解我的祖父。第一次聽到外人說到的祖父，真是奇妙的緣分…對我從未蒙面的祖父，我似乎跨越時間空間，與之

對話！這是一段營隊意外的插曲。

語言是大地的迴響，歌謠是時代的聲音，白色恐怖時期，不敢說的，寄情於音樂，透過旋律，將內心的語言外化成樂聲。結訓前一晚的晚會，雖然沒有營火，卻有著點點星光陪襯…受難長輩的分享以及演唱當年獄中一些經典的歌曲，可能是安慰獄友、排解思鄉或是送同學最後一程…今天，我們在夜空下吟唱，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卻是無限的哀傷…

不是第一次聽巴奈的歌聲，卻一次比一次動人，夏日的微風中，端坐小學的集合場，幽幽的聲調，聽得好舒服…真是天籟，巴奈抱著吉他拭淚說：剛才有人說，雖然在台灣出生成長，卻不知道白色恐怖，這才是恐怖…巴布走向前，準備下一首合唱的歌，巴奈止不住的淚水，巴布深情地看著她…妮妮地道出…我想幫你擦眼淚…

一個眼神，一句看似平凡的話語，卻撼動人心，那種震撼，並不遜於巴布接下來中氣十足的演唱…貫徹天際，好像連十三中隊的長輩都可以聽到…我突然想到，當年，這些受難者或是他們的家屬，到底是誰幫他們擦眼淚？

綠島監獄再往海邊方向過去走到底就是燕子洞，雖名為燕子洞，卻只見燕子在空中盤旋，不見燕子入內。或許連燕子都不想被剝奪自由，只想靠近窺探一下吧！這裡有一個平台，是排戲的舞台，算是他們在獄中苦中作樂的地方。

依山傍水，秀麗的火山地形，湛藍的海洋，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對岸漸層的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風景如畫。夜幕低垂，蛙叫蟬鳴，是仲夏綠島的交響樂章。我在給友人的卡片中寫到…青山、碧海、藍天與滿天繁星，這一眼望去盡是美景的人間仙境，竟是諸多長夜漫漫的泣訴…如果綠島不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可能就是個單純的觀光景點，也就不會有柏楊筆下：「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地悲壯。

我的交友廣闊、集會結社參加各種組織與活動、對政府的不滿不僅表現在言語上、常常寫文章批評、還參加讀書會，這其中任何一件事，若是發生在 50 年代，我的遭遇可能至少是十年以上吧…幸好！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

承擔的苦難、悲劇的歷史，終於會在時間的流裡，重新封裝與定位；
內心的苦痛、悸動的生命，終於會在歲月的風中，逐漸淡忘與平靜。

五十年，雖不致於讓滄海變桑田，藍天、青山、海洋依然圍抱著綠島，然而看到這些「無罪的罪人」，談起往事的辛酸，更應該珍惜我們擁有的自由空間。民主的果實得來不易，不要輕忽自己的力量，人人都是超級大國民！！

火燒島，人權。

大學時前往綠島，就一直想要前往綠島人權園區，親自去了解那段被政府遺忘，埋藏於火燒島的黑暗過去。這次參與了人權體驗營，在整體程度上就是爲了彌補當年的遺憾。爲什麼是遺憾？因爲同行的朋友們，對於我好不容易到了綠島卻要去人權園區，探索那些黑暗地點的行徑感到全然的不解。

這次人權體驗營的經驗心得，我覺得想由兩部份寫起，一部分是人權園區「物」的部份，一部分則是「人」的部份。

「景」依舊，「物」已非。

一直以來我心中的疑惑，保留一段歷史，應該保留的部份是什麼？人的記憶？空間的記憶？建築的記憶？抑或？

坦白說這次看到園區的情形，心情非常的糟糕，因爲政府將綠島人權園區的「人權」兩字去掉，改爲綠島「文化」園區後，整個新生訓導處與綠洲山莊已經邁向的毀滅。以文化園區、觀光地點的思維進行修繕，剝離了當年此地是政府迫害人權的記憶後，已經很難讓人透過參訪這些地點去思考人權爲何，剩下的只有空洞的景觀建物。新生訓導處的兩個大門、各中隊的宿舍、克難房、綠洲山莊、獨居室.....等等的建築，無論是新建或是修繕，都已經不復當年記憶，一個個新建的建物，雖然仿造了當年的建築外觀，但是嶄新的建築，無法保有當時的印記，實在難以讓人與過去克難的環境相互連結。克難房也是，由長輩們的口述，我們得知當年克難房是由他們到海邊開採牯佬石、茅草與少量的水泥等克難建成的，但是今天我們所見，經過修繕的克難房，壁面已被水泥塗抹的較當年平整，屋頂的茅草也早已替換爲防水氈，不復當年。

新生訓導處或許是因爲他當初的建築較爲克難，加以時間過久難以保留，但是綠洲山莊呢？已經是鋼筋混泥土的建物，應該較容易保留當時的歷史印記了吧？但是結果一樣是讓人心寒的。在經歷由國防部軍法處移交法務部，在移交文建會改爲文化園區的過程中，歷史是不斷流失的被再建構的。移交法務部時爲了改善當時國防部時期的幽暗與壓迫，已經歷了改建，移撥文建會後，整個展覽區的整建改造，更是大量抹除了歷史。原本狹小的氣窗改爲大窗，髒污簡陋的囚房鋪上了木頭地板，廁所鋪上了磁磚與充水馬桶，原本讓人恐懼發瘋的獨居室窗戶加上的紗窗.....，讓長輩都不禁諷刺的說：「當年的環境哪有這麼好啊」。的確，綠洲山莊目前改造後的情況，跟我不久前到新店軍人監獄

（景美人權園區）的實際體驗比起來，真的是具有嚴重的差距。

過程中我有和其他參與者討論過，目前這種保留方式，到底能不能讓人去思考反省當年政府侵害人權的錯誤？這種已經被過度改造美化過的園區，真的能讓人透過參觀去體悟那段火燒島的黑暗嗎？空間的保存本身或許具有一定的意義，但是要保留歷史的印記，只是單純的留下了一個空間而抽離了原本所具有的歷史意義與味道真的是正確的嗎？

「人」的記憶

空間的體會是我兩度前往後所的觀感，「人」的體會則是實際參與後透過和長輩們的對話才有辦法得到的經驗。

這次人權營請到的長輩涵蓋了本省與外省籍，50 到 60 年代不同時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他們彼此都有著不同的故事與對這段歷史的詮釋體悟。這段發生在他們年少時期的經驗，對他們原本平凡的人生到底產生多大的影響，或許不是我們所能了解的，但是在觀察中我發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改變。多數長輩這經歷了這段漫長時間後，所呈現出的是一種豁達與豐富的人生歷練，但另一種面貌則是抑鬱與默然沉思。

當年到底是什麼驅使改變了他們？讓他們被迫承受了這段恐怖印記？是什麼讓他們與社會產生的巨大的斷裂？二次大戰的結束、陳儀來台佔領接收的貪腐、228 的無差別清鄉屠殺，到國共內戰.....，台灣這個島國承受了太多外來政權的佔領與剝削，社會民心的失望，讓人期盼能有一種改變的力量，一種使台灣社會進步的希望火苗，試圖找出不同的出路，但是在國共內戰的陰影下，任何期盼改變的動作，都會被政府視為顛覆，視為需要被處理或是改造的對象。

坦白說，這次和長輩的對話我幾乎沒有什麼發言，因為我還是無法整理思考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因為當初在閱讀 228 受難者的回憶錄或是一些文獻時，我就已經被那股龐大的痛楚所震撼影響，所以當時際和長輩們面對時我恐懼了，無法確定我應該詢問什麼？應該如何面對，深怕一句不適當的話語會造成長輩們不悅或是勾起痛楚。在看「超級大國民」時這種感覺尤其強烈，一種龐大難以承擔的壓迫感不斷壓迫我的內心，最終只能偷偷掉淚。

每個長輩都有著一段他們的歷史，戰爭中莫名來到台灣、參與省工委、追求台灣獨立.....，他們心中有時只有一個單純的想法，希望能有一個改變未來的契機，或者只是簡單的希望能夠出獄和妻子子女重逢，過著平凡沒有恐懼的生活。但是從被捕入獄後，只有不斷在地獄之中輪迴。軍法處的酷刑逼供、監獄中的苦難生活，到了出獄後依舊活在地獄之中。因為出獄後要面對的，除了軍警單位無時無刻的監控干擾，旁人的指指點點、長期獄中生活後和社會產生的脫節，都是另長輩們感覺這種地獄的輪迴持續不斷的

原因。

紀錄片「白色見證」中呈現的是一群能夠坦然面對過往，願意走出黑暗面對大眾的長輩們對於那段歷史的證言，但是另一群呢？像是電影「超級大國民」中的那一群，只能默默的承擔痛苦的那群，在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我們實在不該遺忘他們。

混亂的記憶，實在很難用文字把心得記錄下來，但是我只能衷心的希望，在大部向前邁進，追求進步的同時，我們也不能遺忘過去這段黑暗的歷史，唯有正視面對過往，才能去思考反省過去的錯誤，避免悲劇的再度產生。

在最後一晚的活動中我們畫下了一幅幅的圖像，我畫中的是一幅由監獄牢籠中望出去的豔陽大海與自由之島，當時我說話中的意含是無論政府怎麼樣的壓迫，都無法阻止大家追求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渴望。在目前政府急速傾向威權統治、抹煞過去民主化努力的情形下，殷切的希望這些希望未來能夠好的聲音，不要再度囚禁於那堵高聳的牢籠圍牆內。

2009/07/28 綠島人權營後記 第二小隊 李威漢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嚴禁轉載。

過去，我對人權只有模糊的概念，知道它很重要，但說不出為何重要，與對我而言的意義。我會爲了電影「美麗人生」或「盧安達飯店」的故事感到難過，也會爲了中國鎮壓西藏感到不平，遙遠的「六四天安門」也曾在國小時的我心裡留下淡淡的記憶。但是，難過常隨著新聞不再上頭條版面而漸漸被我忘去，情緒回復後，事件似乎只是一則與我無關的新聞。帶著想多了解人權，也想找到對我而言的意義，我報名了人權營。

藉歷史現場的重回與受難長輩的重述，一段不會被過去課堂提及的歷史，躍然紙上。在長輩們搭起的橋樑上，我見到的是灰暗、斑駁、人權與自由載浮載沉的台灣。歷史急湍淹沒了青春靈魂的理想，親情友情成了不可承受之重，然而，過那麼久了，打撈起的是悲苦人們的殘破且殘忍的記憶。因爲看到了過去的苦難與失去人權的痛苦，眼框隨著長輩的故事好幾次盈滿眼淚。年屆七旬的長輩說著他們的故事時眼神時而悲傷，但大多時候很堅定。走過苦難後，他們深信只有不再讓錯誤重演，這段歷史，甚至是他們的受難，才有意義。兩個世代在歷史長流裡交會與對話，包容心和同理心讓我們更體會了人權的普世價值。現在擁有的自由與人權，是前人的努力，而我們的責任，便是更努力地爭取與細心地維護它。

第一天，乘著令人暈眩的大浪來到綠島。營隊即將結束之時想起，踏上綠島也同踏上歷史，經歷驚濤後，更感受到走上這裡的可貴。知道更多台灣的過去，是爲了釐清前進的方向；對我而言，人權不再遙遠，我其實時時觸碰到它，但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爲人權的加害者。這四天在綠島的收穫，除了歷史，更多的是人，那些溫柔而堅定的伯伯們，還有感性但包容性可能性都很大的伙伴們。